

90903 9

085294

38582



唐三藏傳

謝重光著



唐三藏傳

謝重光著

售價新臺幣壹佰肆拾元正

出版・發行・總經銷：



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發行人：胡子丹 法律顧問：戴遠律師

台北市博愛路二十五號六樓612室

電話：三三一八〇八〇・三六一四三七八

電傳：三三一八〇九〇

郵撥帳戶 〇〇〇三三五九～三號

登記證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〇二四八號

香港經銷商：

有成書業有限公司 電話：五-五八〇二八〇

印刷：嘉信印刷廠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江街一一〇巷六號

電話：三八一〇六五四・三八一〇六七五

有著作權和版權・請勿翻印

(一九九〇年三月版)

中國名人傳記第六輯第十種編號160

本書校對 陳美玲 趙秀美

ISBN 957-9495-01-6

近代中國學術界泰斗梁啟超先生，曾經說過：「玄奘法師，為中國佛教界第一人。」

僧玄奘，本名禪，姓陳氏，洛州偃師人。大業末即出家，自此博涉經論。嘗謂翻譯者多有訛謬，故就西域，廣求異本以參驗之。乃貞觀初，隨商人往遊西域。

法師遊學十有七載，歷經百餘國，悉解其語，採其山川謠俗，土地所有，於返唐後，以之撰成《大唐西域記》十二卷。東歸後，攜回經論三藏要文六百五十七部，譯梵經成書七十五部，凡一千三百三十五卷。

法師辯博出羣，遍遊印度五天竺之地，得西域諸家宗師著粹，融而新創法相一宗，特重唯識之思，於各處講釋論難。外使蕃人遠近咸尊服之，德威揚四邦，內則使佛法得以在中國遍開菩提之花。

奇佛玄奘，除精於佛法事外，其人格情操的崇高、求真不苟的態度，堅苦卓絕的行為，爽朗的胸懷等，均足為我輩師。而後人對玄奘僧的崇敬與嚮往之情，亦不為時所隔限。今天《大唐西域記》已有法文、英文、日文、印度文等多種語言文字譯本，可見其影響之深、之廣，無愧於「中國佛教第一人」！

目次

一	陳家陽鳥	一
二	髻年入道	五
三	遍謁名師	一二
四	矢志求法	二〇
五	西出玉關	二五
六	誠感麴王	三六
七	折服木叉	四二
八	鐵門內外	四七
九	北印之旅	五四
一〇	沐浴慧日	六一

一一	寒窗五載	六八
一二	巡禮遊學	七四
一三	三挫論敵	八二
一四	曲城大會	八九
一五	施場惜別	一〇〇
一六	返抵國門	一〇七
一七	榮歸帝京	一一三
一八	遭際太宗	一一八
一九	周旋二聖	一二三
二〇	譯經偉業	一四八
二一	創宗殊勛	一六〇
二二	魂牽兜率	一七〇
二三	高山仰止	一七七

附錄一	唐太宗：《大唐三藏聖教序》	一八三
-----	---------------	-----

附錄二	唐高宗：	《述聖記》	一八五
附錄三	唐高宗：	《大慈恩寺碑銘》	一八七
附錄四	釋慧立：	《玄奘三藏法師論》	一九〇
附錄五	釋道宣：	《續高僧傳玄奘傳》（節錄）	一九五
附錄六	劉煦等：	《舊唐書·玄奘傳》	二一四
附錄七	唐三藏年表	……	二一九

一 陳家陽烏

隋煬帝大業五年（公元六〇九年），一個充溢著溫熙的春日。東都洛陽西南約莫兩、三天行程的偃師縣緱氏鎮，鎮東一座綠樹掩護、碧瓦參差的大宅院。後院裏，一位長者正在晨曦中緩緩地來回踱著方步。

長者姓陳，名慧。四十開外年紀，八尺向上身材，美眉明目，褒衣博帶，又偉岸，又儒雅。通常，他總是早起散步，在清新的晨風中活動活動筋骨，兼帶思理思理一天中要讀的經籍，以及要為孩子們講授的課業。遇到早出勤勞的鄉親，互相問一聲好，攀談幾句家常，享受著歸隱田園的融融雅趣。可是今天，他的步履卻不像平日那麼輕鬆自如，眉宇間時時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是什麼問題攪亂了他平和恬談的胸懷呢？

原來，目睹日益腐敗的政局，這些天他的胸際老是盤旋著如何繼承先德，克紹家業的問題。他家是漢末以來名滿天下的潁川陳氏的一支。遠祖陳實，字仲弓，漢季曾任太丘長。為

人溫恭謙讓，進退有據，被奉爲道德之宗，天下歸服。子孫繼承家範，位望兼隆，成爲最受人敬重的名門望族。陳慧的祖父陳欽，在後魏做到征東將軍、上黨太守，封爵南陽郡開國公，父親陳康，學識淵博，在北齊官居國子博士，食邑河南，就在緱氏安家來，從此成爲偃師緱氏人。陳慧本人不墜家風，自幼飽讀詩書、砥礪情操，贏得了英潔儒雅的名聲。士大夫們羨慕他的家世，佩服他的操守和見識，把他比做東漢末年士林之堂郭林宗。他潔身自好，不肯隨波逐流去幹爭權奪利的事情。州郡一次次要他把作爲孝廉舉薦到朝廷去，司隸府征辟他擔任僚屬，這在一般人都是求之不得的，都被他堅決推辭掉了。後來朝廷直接任命他任陳留縣令，他不得已戴了幾天烏紗帽。不久調他去做江陵縣令，他見煬帝越來越倒行逆施，官場越來越腐朽糜爛，爲官上不能致君克舜，下不能保安黎庶，便不願就此新職，毅然解纓而返，回到鄉里頤養天年，課子讀經。

陳慧膝下四兒一女，個個資質聰慧，學業也肯用功。打從自己賦閑在家，親加課讀以來，頗有長進，倒也令人欣慰。只是世風日下，兒女們漸漸大了，難免受些影響。他熟察諸子志向，大的幾個並無突出之處。雖然屬詞談吐，蘊藉風流，都算得上表人才，立身處世，不成問題，可在這四海不日分崩，神州終將板蕩之際，能否挺拔特立，做社稷之功臣，家族之哲子，那就難說了。倒是幼子陳緯，出生時就有種種靈瑞，眼下長到八歲，生得端莊

白皙，寬寬的前額，方方的臉龐，高高的鼻準，特別是一雙秀眼，明淨澄澈，炯炯有神，真正是人見人愛。尤其難得的是自幼聰悟不群，沉靜好學，也許遠紹太丘懿德，光宗耀祖的希望就在此子身上也未可知。怕只怕小雖了了，長未必佳。但不管怎麼說，對於此子的培養教導，還得多費些心血才是。今天就讓做哥哥的溫習舊課，我專門為禕兒講授《孝經》吧。

陳慧之意已定，心情慢慢平靜下來。早飯之後，安排諸子溫課事畢，獨攜幼子來到書房。禕兒坐在几前，自己坐於几側，便一句一句講授起《孝經》來。他邊朗誦，邊講解。小陳禕一邊跟讀，一邊領會書中大義，時時為古人的純孝精神所感動，臉上露出無限嚮往企慕的神情。後來講到曾子避席一句，忽然整襟而起。陳慧問其何故如此？陳禕說：「曾子聞師命懂得避席致敬，我現在接受慈訓，豈宜安坐？」陳慧一聽，不覺大喜過望。他真沒想到禕兒如此早慧，小小年紀就能以古聖先賢為榜樣。心知此子將來必能有大成就，連日來顧慮的事看來是可以放心了。授完課，便情不自禁地把族人召來，把禕兒剛才的言行向大家講了。大家也很歡欣鼓舞，都向陳慧道賀，說：「此公之陽鳥也。」（陽鳥，神話指日中大鳥，是一種孝鳥，比喻純孝而又有遠大志向的孩子。）

自此之後，陳禕在父親的諄諄教誨下，成長得很快。他遍讀了儒家經典，旁及諸子百家，整個身心都沉浸在古聖先賢闡揚的哲理中，真個是非雅正之籍不觀，非聖哲之風不習。

他也不和一般兒童嬉戲遊玩，連閭巷之門都不曾涉及。有時窗外飄進鐘鼓嘈雜、百戲叫歌的聲音，大家都跑去看熱鬧了，他卻端坐不動，朗吟不輟。他的思想遨遊在學問的世界中，身外的鄙俚瑣事又焉能動其心境？

二 髻年入道

如果說，陳偉的童年能在父母的愛撫下，在平和的氛圍中專精學業，幸福得令人羨慕，那末他的少年即經歷了人生最大的不幸，心靈受到了沉重的打擊。那原因，便是他的父親於大業八年（公元六二二年）一病不起，過早地拋下妻兒，離開了人世。（見本章末註解）

陳慧性情恬簡，不務榮進，談吐溫和，遇事從容，好像是個與世無爭的樂天派。實際上卻是個懷民傷時，十分關心國家命運的熱心人。他像陶淵明一樣不爲五斗米折腰，掛冠辭官，歸隱田園，也像陶淵明一樣，還流著一腔能夠發出「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吶喊的熱血。他像郭林宗一樣隱不辭親，貞不絕俗，也像郭林宗一樣，夜觀乾象，盡察人事，息息關心著世局的變化。

可是政局只是一天天的變壞，時時刺傷著他的心。早在大業六年（公元六一〇年），都城建國門就發生了自稱彌勒佛的妖賊搶奪衛士兵杖圖謀作亂的事。變亂雖然被及時地鎮壓下去

了，但這事分明是一個信號，反映出百姓對於楊家統治的不滿和反抗。昏庸的煬帝，並沒有從這件事上察知天心民意，痛改前非，革新政治，反而變本加厲地巡遊無度，興作不止，還要征發民衆，大舉攻遼。如此暴政，繼以天災，老百姓哪還能活得下去？於是在大業七年（公元六一一年），山東的農民終於揭竿而起，公開舉起了反隋的義旗。緱氏離東都近在咫尺，這些壞消息很快都一一傳入陳慧耳中，使他痛心疾首。同一年，山東、河南的大水災，漂沒了三十多郡。那滔滔濁浪，把哀哀細民連同其房舍，家畜一起席捲而去的慘象，時時浮現在他眼前。他喘息、徬徨，自覺回天無力，深感一身學問，一生抱負也隨著濁浪飄流而去了！加上他家的田園，也被漂沒了不少，雖然家大業大，一時還不至於餓飯，但從此艱於家計，再不能像往常那樣優游歲月，伴子讀書了。家國如斯，百念俱灰。在鬱抑的心境中，他的舊疾復發，終致臥床不起。

病中無聊，竟不由自主地把翫起佛經來。儒者之家怎麼會有佛經呢？這裏，我們只得暫時撇開主人公的命運，把當時佛教流行的情形作一簡要說明。

原來，佛教自兩漢之際傳入中國，至隋大約已有六百年的歷史。其間經過與中國固有文化的儒學和道教不斷撞擊和融合，在理論上已取得絕大的優勢，其信仰更是深入朝野士庶，獲得了極廣大的羣衆。隋文帝幼時得到尼僧的養育，對佛教的信仰極爲虔誠。登基後便以擁

法天子自居，處處爲佛教的發展開闢道路。開皇元年（公元五八一年），他下詔普告天下，凡願出家的人都聽任出家，不得阻攔。又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在京師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諸大都邑之處，由官府組織抄寫一切經，置於寺內。並且另外抄寫一本，藏於秘閣。天下之人，從風而靡，競相景慕，使得民間佛經，多於儒家六經數十百倍。僧侶人數也激劇地膨脹。根據《佛祖統紀》的記載，僅僅開皇十年（公元五九〇年），全國度僧就達到五十萬人。隋煬帝也皈依佛教，親受菩薩戒，願以度人出家作爲他的功德。皇帝所好，臣下效法，所以隋代士大夫信佛者極多。有些人雖然保持儒者的基本面貌，但一般都兼談佛理，主張儒佛殊途一致。士大夫家兼備佛經是極其普遍而平常的事。

在這種風氣下，陳家自然也不乏佛經。不過以前只是束之高閣，備而不用。現在在理想破滅的情況下，便覺得佛家的苦、集、滅、道四諦之說真有些道理。尋出佛經不時翻翻，也感到親切自然。他想，人生一場，無論如何奮發，無論如何高雅，到頭來總逃不脫生、老、病、死的痛苦。要解脫這種痛苦，或許真要苦苦煉以達到涅槃境界吧？

老二陳素，看父親翻看佛書，也跟着讀起佛經來。後來竟以定佛說的大道勝過周、孔聖人的教導，較真要去出家。陳慧這時也感到無可無不可，就由著孩子的意願讓他剃度了。好在進的寺院是洛京淨土寺，離家不遠，得暇仍能回來看看。最使他放心不下的還是禪兒。本

來滿心想看著他長大有成，如今自己的身體是一天比一天不濟，怕是看不到這一天了。自己百年之後，孩子尚幼，那日子可要怎麼過啊？思念及此，不覺肝腸寸斷，病勢也就益發沉重起來。

陳禕每天侍候在父親的病榻旁邊，不是端湯送藥，便是讀段經史，講個故事什麼的讓父親解悶兒。他那幼小的心靈，多麼盼望父親的病早日痊癒，早日再帶著自己研讀墳典啊。不想父親的病竟像病入膏肓的朝政似的，只見惡化，絕無好轉。勉強熬過了多關，終於在新年乍暖還寒時節撒手歸天了。這一年，小陳禕虛齡才十一歲。父親臨咽氣之時，母親和哥哥姊姊都圍在父親身邊，泣不成聲。陳禕的小手被攥在父親枯脊的大手裏，更是哭腫了眼睛。父親竭力睜眼把母親和哥哥姊姊們一一巡視一遍，又用手指指小陳禕，便閉上了疲乏的眼睛，永遠地安息了。他那最後的眼神，那手勢，對陳禕充滿了無限的期望，同時也彷彿在對母親和哥哥們說：「禕兒我就託付給你們了。」

禍不單行，父親死後，母親悲傷過度，不久也跟著父親去了。二哥陳素便把弟弟陳禕帶到了洛陽，讓他寄住在淨土寺裏以便照顧。可是陳禕的思想卻還留在家鄉，留在父母的墳前。他總想不通，像父母這麼好的人怎麼竟會死呢？有什麼辦法讓大家解脫死的苦難，讓千萬萬像他那樣的少年兒童不再遭受失怙恃之痛呢？這時二哥陳素已經出家了好一陣了，

法名長捷，對佛理已經粗通。每當弟弟沉思冥想之時，他總是親切地予以關懷、勸解，還指點弟弟也閱讀佛經。他說佛經裏會告訴人們如何解脫苦難的。

就這樣，陳禕開始與佛教結下了不解之緣。他最初誦讀的是《維摩經》和《法華經》，是由哥哥長捷介紹並在他的講授下開始學習的。由於資性穎悟，陳禕很快理解了基本的佛理。他在佛經中找到了一個新的世界，一個比儒經老莊諸家之說更博大精深的世界。他以比往日攻讀儒經更大的熱情在這個新世界裏馳騁翱翔。他渴望像哥哥那樣成爲一位佛門弟子。機會終於來了。大業十年（公元六二四年），煬帝詔令在洛陽剃度十四名僧人。事情交給大理卿鄭善果負責主持。剃度的名額是那麼的少，候選者卻是那麼的多，其中講習佛經多年學業優秀者就有好幾百人，陳禕年紀太少，自然不被列入考慮的範圍。但是陳禕不甘心，不死心，盼著還有萬一的希望。開選的這一天，他一大早就來到了選僧的衙門，站在門邊向裏張望著。他想，自己無緣被選上，看一看這盛大莊嚴的場面也好。

也不知過了多久，簡選的官員們終於來了。爲首的那位達官便是大理卿鄭善果。鄭善果素有知人之鑒，一眼瞥見門側這位少年豐神朗目，英氣奕奕，好生驚奇。遂上前問道：

「你這位孩子，是哪一家的啊？」

「粟大人，」陳禕朗朗地答道，「我是太丘仲弓之後，征士陳慧的兒子。」

「那你到這裏來幹什麼？是想求剃度嗎？」鄭善果追問道。

「是啊！」陳禕說，「只是我最近才開始學習佛經，成績還很小，沒資格參加候選。」

「噢，原來是這樣。」鄭善果沉吟片刻，又問：「我問你，你出家有什麼打算嗎？」

陳禕見這位大官和藹可親，膽子更壯了，鄭重地回答說：

「我的願望是遠紹如來，近光遺法！」

「好，說得好！」鄭善果滿心歡喜。他非常欣賞這位少年器貌不凡，志向高遠。又知他是名門望族之後，更覺難得。便很乾脆地宣佈：「你被選中了，快進去準備參加剃度儀式吧。」

這從天而降的喜訊，簡直把陳禕樂壞了。他楞了一下，趕忙朝這位恩人深深一揖，說聲「謝大人！」便快步向衙門裏走去了。

鄭善果望著少年遠去的背影，顧謂同行的僚屬說：

「熟記經文容易做到，風骨超凡才是難得。若是剃度這位孩子，將來一定成爲釋門的傑出人物。只是我們都老了，怕是見不到他高翔雲霄，洒演甘露的那一天了！何況他出身名家，可不能把他遺漏了。」

鄭善果果然是慧眼識英雄。他破格剃度陳禕之舉，在佛教史上寫下了具有特殊意義的一

頁。這位陳禕出家後法名玄奘，就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高僧、旅行家、學者、翻譯家。他髫年出家，邁出了爲中國佛教史、中印文化交流史建立豐功偉業的第一步。

註：關於玄奘法師父親的卒年，歷史文獻無明確記載。但法師後來在顯慶二年改葬父母時上表高宗有云：「玄奘不天，夙種荼蓼；兼復時逢隋亂，殯掩倉卒。日月不居，已給四十餘載。」隋以大業七年始大亂，同年山東、河南還遇到大水災。則法師父母之卒不得早於大業七年。又《開元釋教錄》卷八在記述玄奘年十一誦《維摩》、《法華經》之前，提到法師之兄長健（它本爲捷）「以奘少罹竊酷，攜以獎之」，則法師父母之卒不得遲於法師十一歲，即大業八年。劉汝霖先生的《玄奘法師年譜》將法師父母之卒系於大業七年，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我覺得政亂和水災很可能是刺激玄奘父母發病的原因，自病至卒應有一段時間；況且法師父母一死即被長捷師攜至洛陽更近情理，故改系爲大業八年。